

知识翻译学视域下《三体》英译本风格比较研究

金胜昔 李浩宇

(东北师范大学,长春,130117;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尔滨,150001)

摘要:本研究自建《三体1:地球往事》和《三体2:黑暗森林》英译本语料库,采取多维分析法和文本细读结合的方法,在知识翻译学观照下,对比分析刘宇昆和Joel Martinsen在将地方性中国科幻文学知识世界化重构过程中所展现的译者风格,并探赜差异成因。研究发现,两位译者均遵循科幻小说文体的一般性知识组织形式,但在译文的叙事性和信息组织精细度两个功能维度上存在较大差异。刘宇昆译本和Joel Martinsen译本风格差异的深层原因是其不同的翻译思想,前者倾向“翻译的知识跨语调适与对话”,而后者更偏向“知识世界共享与中介”。

关键词:知识翻译学;译者风格;科幻文学;《三体》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21-(2024)04-0145-13
[doi编码] 10.3969/j.issn.1674-8921.2024.04.013

0. 引言

中国原创科幻文学屡获国际重要奖项,刘慈欣的《三体》系列科幻小说讲述了全人类共同面临外星文明入侵危机时的宇宙史诗,以中国地方性的历史和文化知识为基调,既包含对宇宙命运走向和人类科技发展的未来想象,也蕴含“地球上的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存在和行动”(李广益 2021:67)的观念,彰显了中华民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未來实践。中国科幻文学的海外译介广受关注,学者多从翻译史(高茜、王晓辉 2021)和特定译本翻译过程(卢冬丽、劭宝 2021)等角度开展研究,却对译者在科幻文学译介过程中的主体作用有所忽视,鲜有关注科幻译者个体化的风格特征,在全面剖析中国科幻文学一般性译介规律这一方面略有缺憾。

知识翻译学这一全新中国译论将翻译视为“跨语言的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文化行为和社会实践”(杨枫 2021:2)。知识在翻译之间,人在知识之上,

作者简介:金胜昔,博士,东北师范大学留日预校(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知识翻译学、认知翻译学、认知语言学。电子邮箱:kimsongsee@163.com;李浩宇,哈尔滨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语义修辞翻译过程中译者认知努力研究”(编号 21BY06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人与知识共同演绎知识翻译学的本体论关系(杨枫 2023:1),译介过程可看作源语作者、译者和目的语读者的知识多元互动,译者风格可被阐释为译者将地方性知识世界化过程中知识跨语转化和调适的个体差异倾向。本研究以《三体》英译本为语料,运用语料数据分析和文本细读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知识翻译学理论观照下,对比分析译者在完成中国科幻文学知识的世界化互动与重构中所展现的风格异同及成因,旨在为中国科幻文学外译译者风格的系统研究提供参考。

1. 研究设计

1.1 语料来源

以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英文名:Ken Liu)翻译的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所著的《三体 1:地球往事》(以下简称为《三体 1》)和美籍科幻译者 Joel Martinsen 翻译的《三体 2:黑暗森林》(以下简称为《三体 2》)译文为语料,并根据自然章节分别将《三体 1》和《三体 2》切分为 35 个和 7 个文本(遵循汉语原著,《三体 2》仅千余词的极短尾声部分不独立成章以保留源语叙事结构并均衡语料长度,降低分析误差)。语料特点有:(1)规模大。《三体 1》英语译文正文近 12 万词,《三体 2》英语译文正文超 19 万词;(2)代表性强。《三体》系列作为近年来中国科幻小说的代表作,国际上广受好评,其中《三体 1》刘宇昆英译版获世界科幻最高奖雨果奖;(3)可比性强。《三体 1》和《三体 2》故事情节内容具有极强连贯性。两部中长篇作品为连续创作,时间间隔不足两年,由原文导致的语域差异极小,有利于译者风格比较分析。

1.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 Nini 开发的语料多维标注与分析工具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Tagger 1.3.1(MAT)对语料进行特征提取和数据统计。通过“斯坦福词性赋码器(Stanford POS Tagger)”对语料进行词性标注,并基于 Biber(1988, 1989)的语域变异理论,对 67 个语言特征因子和 6 个语域功能维度进行量化分析。首先,通过文本词性标注和特征提取,分别统计各语言特征的频率并计算标准化得分。根据 67 个语言特征在相应语域中的共现载荷汇总至 6 个维度,并由软件内嵌算法计算各功能维度的标准化分数,即维度值,再基于 6 个维度值的分布来确定译本的总体语域特征。其中,语言特征因子包括时态、语态、人称代词和从句等微观语言特征,6 个语域功能维度为:维度 1:交互性与信息性表达;维度 2:叙述性与非叙述性关切;维度 3:指称明晰性与情景依赖型指称;维度 4:显性劝说型表述;维度 5:信息抽象与具体程度;维度 6:即席信息组织精细度。语域类别包括普通叙述说明(general narrative exposition)、虚构性叙述(imaginative narrative)和说明性阐述(learned exposition)等。

1.3 研究步骤

研究步骤见图 1。采取语料库驱动的近读法(distant reading)和回归文本的细读法,首先对两译本整体所属语域类别进行对比分析,而后比较两译本各

个语域维度上的差异以分析两译本整体风格特征,再通过回归建模(使用 SPSS 26.0)来分析导致译本呈现特定语域特征的微观语言因素。最后,在语料库数据挖掘与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原文和译后记、译者访谈等副文本要素,从译者知识态度、知识阶位等层面分析译者风格差异成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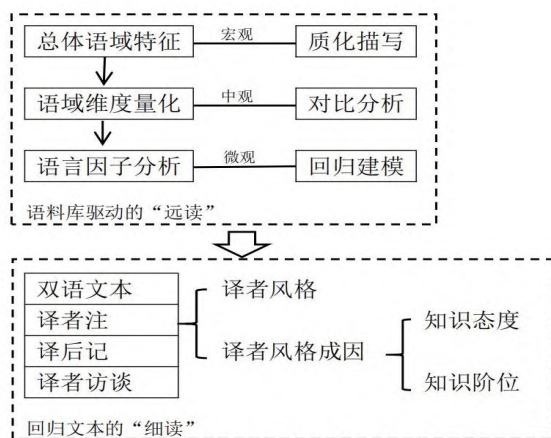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步骤

2. 数据分析

2.1 两译本总体语域特征

多维分析结果表明:就文本类型而言,两译本总体均被归为普通叙述说明型文本,符合科幻小说的文类特征。如图 2 所示,就各维度得分而言,两译本均有差异。在维度 1,两译本均呈现较强的信息性特征,但《三体 2》的交互性略高于《三体 1》。在维度 2,两译本均呈现叙事性特征,且《三体 2》的叙述性得分高于《三体 1》。在维度 3 上,两译本得分均接近 0,无较强的情境依赖性。在维度 4 和维度 5,二者均为负分,展现出两译本的非显性劝说的叙事特征和较为具体化的信息组织方式。在维度 6,二者得分也均为负,表现出较弱的即席信息组织精细度,但《三体 2》信息即席组织性高于《三体 1》。就使用的微观语言特征而言,《三体 1》英译本中过度使用的 2 个语言因子为 NN(不包括名词化和动名词的全部单复数名词,下同)和 SPIN(分裂不定式,下同);《三体 2》英译本中过度使用的 3 个语言因子为 NN,TSUB(THAT 引导关系从句在从句中做主语)和 SP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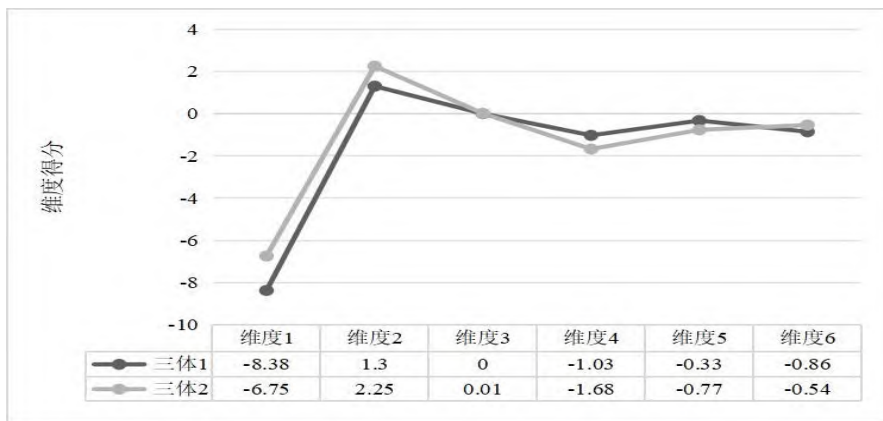


图 2 两译本总体维度得分统计

2.2 两译本语域维度量化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存在较大差异的语域特征维度,将两译本分别按照自然章节切分,进行分章节 6 维度分析评分。就各自然章节文本类型而言,《三体 1》的 35 个章节中的 33 个被归为普通叙述说明型文本,而第十章 Da Shi(大史)被归为虚构性叙事文本,第十三章 Red Coast III(红岸之三)被归为说明性阐述文本;《三体 2》7 个章节全部被归为普通叙述说明型文本。就 6 维度得分而言,如表 1 所示,由于两组数据正态性较差且组间样本容量差距大,对两译本 6 维度得分进行独立样本曼-惠特尼 U 检验。维度 2 和维度 6 中 $p < 0.05$,表明两译本上述两维度得分存在显著差异。

表 1 两译本分章节 6 维度得分统计

	《三体 1》(N=35)		《三体 2》(N=7)		U	p
	M	SD	M	SD		
维度 1	-8.35	3.45	-6.94	2.3	156.5	0.257
维度 2	1.44	1.92	2.63	0.63	185	0.034
维度 3	0.19	1.6	-0.18	0.71	111.5	0.716
维度 4	-1.12	1.56	-1.77	1.19	108	0.644
维度 5	-0.33	1.12	-0.72	0.35	97.5	0.407
维度 6	-0.84	0.76	-0.34	0.26	195.5	0.011

2.3 维度差异的语言特征归因

上文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两译本在维度 2 和维度 6 的语域特征上出现显著差异。为深入挖掘导致差异的微观语言因素,基于 SPSS 软件,以维度得分为因变

量,相关语言因子标准化频率为自变量,对维度 2 和 6 分别建立回归模型,通过对比模型间引入变量及变量系数差异,量化分析导致译文语域差异的语言因素。

2.3.1 维度 2:叙述性与非叙述性关切

维度 2 分值反应文本的动态叙事性,用以“区分动态的、以事件为导向的话语和更静态的、描述性的或解释性的话语类型”(Biber 1988:109),与译文的叙事连贯性和生动性呈正相关,可由 VBD(过去时),TPP3(第三人称代词),PEAS(现在完成时),PUBV(公动词),PRES(现在分词做独立小句),VPRT(现在时),JJ(定语形容词),WZPAST(过去分词短语作定语),AWL(平均词长)和 SYNE(合成否定)这 10 个语言因子的频次预测(Biber 1988:102)。因此,利用 SPSS 软件,分别对两译本维度 2 得分和以上 10 个语言因子标准化频率建立回归分析模型,以探究《三体 2》译本叙事性微观语言特征层面上高于《三体 1》译本的原因。如表 2 所示,对于《三体 1》和《三体 2》,维度 2 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拟合优度统计参数 R 均为 1,表明该线性回归模型的拟合度较高,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表 2 维度 2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整体效果参数表

模型	R	R ²	调整 R ²	标准估计的误差
《三体 1》	1.000	1.000	1.000	0.00777
《三体 2》	1.000	1.000	1.000	0

SPSS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见表 3),《三体 1》在维度 2 中的 10 个语言因素都参与了回归运算。当显著性水平小于 0.01 时,维度 2 得分的回归方程可写作:维度 2 = -7.401 + 6.266 * SYNE + 5.882 * PRES + 1.915 * PEAS + 1.838 * PUBV + 0.446 * TPP3 + 0.329 * VBD。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表征自变量对因变量变化的影响程度,即特定语言因子的使用对特定文本语域维度特征差异的贡献程度。对《三体 1》维度 2 变异预测强度较高的 6 个语言因素依次为合成否定、现在分词做独立小句、现在完成时、公动词、第三人称代词和过去时。《三体 2》在维度 2 上,回归模型只涉及 6 个语言因素,不包含过去式、第三人称代词、公动词和定语形容词 4 个语言因素。则《三体 2》在维度 2 的回归方程为:维度 2 = 20.040 + (-4.640) * WZPAST + (-3.393) * AWL + 2.620 * SYNE + 2.327 * PEAS + (-0.992) * PRES + (-0.930) * VPRT。由此判断《三体 2》在维度 2 上语域特征贡献较大的语言因素依次为过去分词短语作定语、平均词长、合成否定、现在完成时、现在分词做独立小句和现在时。

基于两个回归模型,可以发现两译本在维度 2 中涉及的语言因素和相关系数均存在差异。导致《三体 1》与《三体 2》在译文叙事连贯性上出现显著差异的主要语言因素归因如下:

(1)修饰语。《三体 2》译者 Martinsen 更倾向使用被动形式修饰语和较长的词语。这些微观语言特征将多重知识在句子层面压缩,提高了知识跨语共享的效率。而《三体 1》的译者刘宇昆则更倾向在译本中使用现在分词做独立小句为修饰语,以在描写性话语中塑造生动画面的图像化译文完成地方性知识景观的全球化调适。

(2)叙事时态。《三体 1》英译本使用动词过去式的频次较高,同时使用较多第三人称代词。此外,译文中还存在更多以公动词为标志的间接报道性表述。以上三个微观语言特征的共现作为维度 2 叙事话语的标志,表明《三体 1》英译本存在较多对于动作发出者和接收者之外的第三者过去事件的描述(Biber 1988:109)。这一语言特征指向原文独特的多线叙事的知识组织结构和其中大篇幅融合中国地方性历史知识的故事内容,也折射出译者倾向于通过多元化的动作描写完成原文叙事脉络的再语境化,同时向读者展示全景化、动态化的中国地域性历史文化知识。《三体 2》叙事时间背景设定在 21~23 世纪,在紧凑的情节发展中融合未来的想象知识。

(3)叙事线索。《三体 1》国内中文版单行本因政治敏感等因素对章节顺序适当调整,而《三体 1》英译本出于外国读者理解的考量还原了《科幻世界》杂志 2006 年最初连载的章节顺序,但其多线并行的叙事结构和较多需要译者跨文化再阐释的关于中国历史文化语境的“默会知识”仍对译文叙事连贯性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而《三体 2》的译文则按时间顺序行文,与原文保持一致,叙事线索更清晰。

表 3 维度 2 多元线性回归系数表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值	p 值
	B	标准误差	Beta		
(常量)	-7.401	0.078		-95.200	0.000
VBD	0.329	0.002	0.284	136.568	0.000
TPP3	0.446	0.002	0.285	285.395	0.000
PEAS	1.915	0.008	0.230	230.368	0.000
PUBV	1.838	0.007	0.248	264.628	0.000
《三体 1》 PRESP	5.882	0.009	0.499	690.584	0.000
VPRT	0.002	0.002	0.001	0.786	0.440
JJ	0.000	0.002	0.000	0.211	0.834
WZPAST	0.014	0.021	0.001	0.659	0.516
AWL	0.004	0.013	0.000	0.279	0.782
SYNE	6.266	0.015	0.326	410.352	0.000

(续表)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值	p 值	
	B	标准误差	Beta			
(常量)	20.040	0.000		.	.	
PEAS	2.327	0.000	0.583	-	-	
PRESP	-0.992	0.000	-0.108	-	-	
《三体 2》	VPRT	-0.930	0.000	-0.651	-	-
	WZPAST	-4.640	0.000	-0.205	-	-
	AWL	-3.393	0.000	-0.389	-	-
	SYNE	2.620	0.000	0.478	-	-

因变量: 维度 2

2.3.2 维度 6: 即席信息组织精细度

维度 6 分值与文本的即席信息组织精细度呈现正相关, 即维度 6 分值越高, 译文的信息组织方式越倾向于“在有限文本内呈现或补充详尽的碎片化信息”(Biber 1988: 113)。该语域维度特征与 THVC (THAT 从句作动词补足语), DEMO (方位指示词), TOBJ (THAT 引导关系从句〈在从句中做宾语〉), THAC (THAT 从句作形容词补足语), STPR (句尾介词), EX (存在 THERE), DEMP (指示代词), WHOBJ (WH-引导关系从句〈在从句中做宾语〉) 和 PHC (and 做短语连接词) 9 个语言特征的出现频次相关 (Biber 1988: 103)。基于 SPSS 软件, 以维度 6 得分为因变量, 以上文 9 个语言特征标准化频率为自变量, 对两译本分别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建模。如表 4 所示, 两译本维度 6 回归模型拟合优度统计参数 R 均为 1, 表明两个线性回归模型解释力均较强。

表 4 维度 6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整体效果参数表

模型	R	R ²	调整 R ²	标准估计的误差
《三体 1》	1.000	1.000	1.000	0.00373
《三体 2》	1.000	1.000	1.000	0

回归模型显示(表 5), 《三体 1》在维度 6 有 9 个因子参与回归运算。同理, 当显著性水平小于 0.01 时, 《三体 1》在维度 6 上语域特征影响较大的 2 个语言因素依次为 THAT 从句作动词补足语和方位指示词(如 that, this, these, those)。《三体 2》只有 6 个语言因素在维度 2 参与回归运算, 对《三体 2》在维度 6 上语域特征影响较大的 4 个语言因素依次是 THAT 从句作动词补足语、方位指示词、THAT 从句作形容词补足语和 WH-引导关系从句(在从句中做宾语)。

导致两译本即席组织精细度差异的主要因素为多种修饰性和解释性从句的使用。Martinsen 更倾向通过多种从句的综合运用将附加的细节化地方性文学知识整合到句子层面的文本单元中,在有限的文本中完成大量知识的跨语转换,体现了译者追求知识跨语转换效率的个体倾向,但过度精细化地补充附加知识可能会导致文本信息趋于碎片化和语体趋于非正式化。附加知识的详细阐述强化了译者对原著的中国地方性文学知识世界化的中介作用,即译者身兼传播者的角色而试图向读者解释通往知识全景的路径而达成超越文本和技术理性的“知识之知识”的跨语转换生成(张生祥 2022:61)。相比之下,译者刘宇昆则更倾向以精练的语言为读者提供连贯而系统的跨语文学知识体验。

表 5 维度 6 多元线性回归系数表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值	p 值	
	B	标准误差	Beta			
《三体 1》	(常量)	-3.490	0.005		-747.178	0.000
	THVC	3.441	0.007	0.566	496.385	0.000
	DEMO	2.388	0.003	0.800	682.847	0.000
	TOBJ	-0.002	0.011	0.000	-0.143	0.887
	THAC	-0.013	0.015	-0.001	-0.905	0.374
	STPR	0.007	0.008	0.001	0.879	0.388
	EX	-0.014	0.009	-0.002	-1.550	0.134
	DEMP	-0.009	0.006	-0.002	-1.426	0.166
	WHOBJ	-0.020	0.070	0.000	-0.279	0.782
	PHC	-0.005	0.004	-0.001	-1.366	0.184
《三体 2》	(常量)	-3.555	0.000		-	-
	THVC	3.483	0.000	0.430	-	-
	DEMO	2.466	0.000	0.820	-	-
	THAC	-0.542	0.000	-0.032	-	-
	STPR	0.013	0.000	0.002	-	-
	WHOBJ	-0.071	0.000	-0.003	-	-
PHC	-0.007	0.000	-0.002	-	-	

因变量: 维度 6

3. 讨论

3.1 译者风格差异的语料库远读分析

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科学主义思潮盛行的当下,中国本土原创科幻文学

在新时代异军突起,其所描绘的未来世界的客观图景、科学话语和科技文化也逐渐内化为群体性、民族性的地方知识。以刘慈欣《三体》三部曲为代表的中国科幻的世界译介不仅是中华民族未来知识全球化的传递、迁移与重构实践,又蕴含着关照当下、桥接未来的中国本土科技话语的全球化阐释与大众传播。知识在翻译中运作时,译者一直处于在场状态,因其个体性介入使知识由地方走向世界(梁林歆、王迪 2023)。而译者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主体,介入源语和目的语知识时,受译者自身知识阶位和在翻译实践研究中所扮演的多维角色的制约,不可避免地存在自身所特有的知识跨语转换样式和符号标记体系,在译本的字里行间留下“译者的声音”(Hermans 1996:23),即体现“留在文本中的一系列语言和非语言的个性化特征”(Baker 2000:245)的译者风格。译者风格既寓于宏观的文体特征,也归因于微观层面的语言特征,反映个体译者知识全景的模式化特征和具体知识的跨语重构路径选择倾向。本研究借助语料库驱动的多维分析法,以“远读”的方式对译者刘宇昆和 Martinsen 分别向英语世界展示出的《三体 1》和《三体 2》的文学知识全景进行多层次的语言特征数据挖掘,通过量化数据呈现两位译者将地方知识世界化重构的个体倾向。

两译本总体语域变异的量化分析表明,两位译者在将原著知识世界化重构的过程中,均遵循了科幻小说不同于爱情、冒险等其他小说的知识呈现与组织模式,通过对客观科学技术和主观文学想象的融合来完成世界观跨语重构和叙事流向搭建。两译本在总体语域特征上表现为突出的强交互叙事性和区别于爱情、冒险小说的强信息性特征,与人物传记和社论等文类共同被归为普通叙述说明型文本(Biber 1989)。科幻小说这一文体“自诞生之初即具备的全球性”(宋明炜、汪晓慧 2022:88)特质也有助于《三体》三部曲内蕴的中国知识的国际传播和接受。中国地域性、民族性的未来知识和未来话语以科幻小说为载体,以翻译为实现跨语远航的力量保障,驶向世界知识海洋深处,引发世界知识体系的“新浪潮”。

结合 6 个维度分章节语域特征和微观语言因子的量化分析展现了两位译者在地方性知识全球化转化实践中具象操作层面的个体差异倾向。《三体 1》的译本叙事性较弱但信息的组织呈现方式更系统化,主要表现在多样化的公动词使用、主动性的修饰语、时态的灵活变化乃至部分章节文体的变异,如第十章被归为“虚构性叙事”语域子类等。译者刘宇昆更倾向以生动细腻的描写来塑造科幻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戏剧冲突和情感脉络以进行知识的跨文化转换与调适,力图通过文学层面上中国地域性与世界性知识体系的商谈和对话向读者直观地呈现出具象化的知识全景。《三体 2》的译文则具有较强的叙事性,但更偏向于较精细化的知识组织方式。Martinsen 通过大量使用修饰性从句和被动性修饰语来实现多重知识的句内压缩,进而完成细节化文学知识的跨语组织。同时,解释性从句的大量使用表明 Martinsen 在将原作中国本土知识全球化的过程中,倾向于通过对附加知识的详细阐释来呈现通往知识全景的路径,表现出

共享与中介的知识态度与风格特征。

3.2 译者风格差异原因的文本细读分析

3.2.1 刘宇昆:知识跨语调适与对话

翻译具有知识建构和文化互鉴的属性,翻译的本质就是关于他者的地方性知识,经由陌生化学习、选择性吸收和创造性重构而成为普遍性知识(杨枫 2022:1)。中国科幻文学所承载的科技理念、历史文化和未来想象等地域性和民族性知识在跨越大洋进入英语世界时,必然会面临陌生化所带来的挑战。对此,译者刘宇昆以平等对话的跨文化姿态,通过对中国地方性知识全景的跨语调适与建构,使译文满足英语世界读者期待,同时保持部分中国地方性知识的“他异性”,最终使得原著所承载的中国知识完成首次进入英语世界知识体系的旅行。语言数据挖掘结果显示,译者刘宇昆倾向于使用“第三人称+公动词过去时”的表达方式,以第三人称视角描写人物动作、对话或态度。另外,刘宇昆还倾向使用现在分词独立小句来增强译本在英文语境中的叙事连贯性和描写生动性,通过“调适叙事技巧”(Liu 2014:398)帮助美国读者熟悉来自中国的地方性和民族性知识。如例(1)所示:

例(1)

原文:潘寒向剩下的五个人伸出手来,挨个与他们紧紧握手。最后庄严地说:

“我们,是同志了。”

(刘慈欣 2008a:172)

译文:Pan held out his hand to the remaining five, shaking each person's hand in turn. Then he said, solemnly, "We are comrades now."

(Liu 2014:230)

原文是地球三体组织(ETO)高层,生物学家潘寒迎接新的 ETO 成员时的动作和对话描写。刘宇昆将“握手”的动作译为现在分词修饰性状语独立小句,同时用“he said”这一“第三人称+公动词过去时”的形式引出第三人称视角下的人物对话,同时省译动作修饰语“紧紧”,使得叙事更加流畅,细腻平实的行文风格呈现一种全景式的画面感。译者对原文文本所蕴含的地方性知识进行适度调适与融通,使得译文能有效满足读者期待。

美籍华裔译者刘宇昆因其独特的文化身份而对原文中大量中国历史文化知识占据较高的知识阶位,但在翻译中他却倾向于“原封不动,保留原文特色表述为佳”(Liu 2014:398),以“避免西方视角对于中国政治和历史事实的遮蔽”(同上:398),这一翻译理念贯穿译文始终。例如,原著三体游戏中出现的中国历史人物秦始皇,刘宇昆选择了拼音音译“Qin Shi Huang”,并在章节标题和人物首次出场时在文内增加释义。而对于欧美读者普遍陌生的作为故事开端背景的十年“文革”,译者采取了直译并加注解的方式对部分包含地域性、时代性隐形知识名词进行知识全景的跨语建构。如原文中作为特殊时代禁忌语的

“太阳黑子”，被直译为“sunspots”并加注解解释其时代性隐喻义。此外，对于含有中文隐喻义的科幻新词，刘宇昆往往通过创译将寓于隐喻的隐性知识迁移至目的语中。如把原文中三体人通过质子高维展开和低维合成技术研发的智能物理粒子“智子”译为“sophon”。该译文是译者用表达“智慧、哲学”等语义的词根“soph-”和常用于质子等物理学微观粒子词后缀“-on”创造而成。刘宇昆对于中国地方性文化历史知识保持他异性的跨语建构倾向使得“目标读者把目光停留在字面本身，拉长对于陌生文化意象的感受时间，冲击在这一文化特有项上的固有认知，激活目标语读者对该文化项的再理解和再联想”（吴贇、何敏 2019: 100），这种平等对话和商谈的姿态令地域性、民族性的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以科幻文学为全新的出发点，以不加矫饰和遮蔽的原貌抵达英语世界的彼岸。

3.2.2 Joel Martinsen: 知识世界共享与中介

在全球互动交流愈加紧密的当下，知识的流动广泛地辐射各文明、各种族、各国家、各地区，使全球文明交流与互鉴成为可能（蓝红军、陈红梅 2023: 908-909）。在地域性、民族性的文学知识向世界流动的过程中，译者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主体居于源语知识世界和目的语知识世界之间，通过对地方性知识的理解与重构在目的语世界中再现文学体验和文学认识。译者知识阶位的提高是理解地方性知识的前提保证，而知识态度则锚定了译者知识跨语重构的目标定位，知识阶位和知识态度共同塑造了译者独特的个体风格。Joel Martinsen 中学开始接触中国文学，曾于北京师范大学跟随吴岩教授系统性地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尤其是科幻文学的硕士课程学习，这提高了译者的中国文学知识阶位，为其作为外籍译者深入理解原著奠定了坚实基础。对于《三体 2》的翻译，其翻译初衷即为“将中国文学传递到世界”（同上: 82），而在译本受众，即知识跨语传播目标对象的定位上，Martinsen 更倾向于对“英语世界幻想故事的一般大众读者”（同上: 85）传达文学知识。立足知识的世界性，译者意图将《三体 2》中所包含的科技哲学与未来社会想象通过翻译与每一位英语读者共享，这反映在译文较高的即席信息组织精细度上。他认为科幻译者在进行原文阅读的同时也在进行原文关涉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观念的知识建构，在提升自身知识阶位后还要通过“反复修改的精确话语”（Deng & Goh 2023: 84）完成知识向普通读者的高效传递。因此，他倾向于通过细节信息的补充和解释在译本文内语境中对通往知识的路径进行地方化阐释。《三体 2》译文语言特征反映出译者在将地方性知识再生产为世界化的文化知识过程中所秉持的一些特定模式和语言习惯，如译文中解释性从句的大量运用也反映了 Martinsen 倾向在句子层面通过增加额外信息而对知识的形成路径进行阐释，以向较低知识阶位的读者提供更加完整的文学体验，见例（2）。

例（2）

原文：章北海举起一只手，航天服手套中握着一个瞄准镜，他用这东西当望远

镜观察着十公里外黄河站的一个出口。(刘慈欣 2008b:228)

译文: Zhang Beihai raised one hand. The glove of his suit held a telescopic sight which he used to observe one of Yellow River Station's exits, ten kilometers distant. (Liu 2015:254-255)

此句描写的是章北海为了恒星际远航飞船发动机制造能够走上正确技术方向而策划暗杀。译文将汉语三个分句的内容压缩至两句英文译文内,这里主要分析第二句译文。译者首先将中文的有灵主语转换为英文的无灵主语,又利用定语从句增加了额外细节信息,最后名词短语“ten kilometers distant”作后置定语并与主句隔开,以紧凑的信息流营造暗杀行动的紧迫氛围,准确高效地完成了原文中“暗杀准备”这一文学知识的再语境化。此外,《三体2》译文中过去分词短语作定语的语言现象每个章节平均出现频次高达40,也起到了类似的补充解释细节信息的作用,见例(3)。

例(3)

原文:“就是说,你们的思维和记忆对外界是全透明的,像一本放在公共场合的书,或者说是在广场上放映的电影,或者像一个全透明鱼缸里的鱼,完全暴露,可以从外界一览无遗。”(刘慈欣 2008b:10)

译文:“I mean, your thoughts and memories are transparent to the outside world, like a book placed out in public, or a film projected in a plaza, or a fish in a clear fishbowl. Totally exposed. Readable at a glance.”(Liu 2015:20)

此句摘自伊文斯和《三体》世界的对话,原文连用3个比喻阐释三体人外星种族“思维和记忆透明,且思考等于言词”的科幻文学知识,为后文的人类利用这一特点,群策群力粉碎三体人对地球的侵略行动埋下伏笔。译文首句连用两处过去分词短语作定语,对“book”和“film”进行修饰限定,完成了原文“三体人独特的思维构造”这一科幻文学虚构背景知识的跨语重构。同时译文第二、三句巧妙地连用两个短句,生动有力地表现伊文斯得知三体人思维特点时的惊诧。过多地通过从句和过去分词短语作定语等方式在句子层面引入额外知识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局部译文的信息组织系统性和文体正式程度,但英语母语译者较高的译入语知识阶位则通过精准、高效的表达而较好地保证了整体译文的动态叙事性,使得行文生动流畅。

4. 结论

本研究以中国科幻小说《三体》的译介为例,应用语料库驱动的多维分析法和文本细读法,比较分析了译者在中国地方性文学知识向世界性知识汇合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个体风格特征。两位译者在遵循科幻小说文体的一般性知识组

织形式的基础上,在译文的叙事性和信息组织精细性两个层面表现出差异性的译者风格特征。刘宇昆和 Joel Martinsen 分别遵循的“翻译的知识跨语调适”与“知识世界共享与中介”的翻译理念系译者风格差异的主要成因。虽然风格各异,但两位译者共同助力了地方性的中国文学知识向世界性知识交融汇合,进而实现了以科幻文学为载体的中国未来想象、科技话语和文化观念与世界的共享与对话。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语境下,知识翻译学为洞悉包括译者风格在内的中国当代文学译介规律开辟了崭新的理论视野,更为世界译学研究贡献了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 Baker, M. 2000. 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investigating the style of a literary translator [J]. *Target* (2):241-266.
- Biber, D. 1988. *Variation Across Speech and Writing*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iber, D. 1989. A typology of English texts [J]. *Linguistics* (27): 3-43.
- Deng, G. & S. Goh. 2023. An interview with Joel Martinsen: Translating *The Dark Forest* and Cixin Liu's other Sci-fi [J]. *Asia Pacific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1):80-94.
- Hermans, T. 1996. The translator's voice in translated narrative [J]. *Target* (1):23-48.
- Liu, C. 2014. *The Three Body Problem* (trans. by K. Liu) [M]. New York: Tor Books.
- Liu, C. 2015. *The Dark Forest* (trans. by J. Martinsen) [M]. New York: Tor Books.
- 高茜、王晓辉.2021.中国科幻小说英译发展述评:2000—2020年[J].中国翻译(5):57-64,192.
- 蓝红军、陈红梅.2023.知识翻译史的图景与路径[J].外语教学与研究(6):901-911,960-961.
- 李广益.2021.作为世界文学的科幻文学[J].文艺理论与批评(4):66-70.
- 梁林歆、王迪.2023.知识翻译学视域下译者的立体性角色及作用探析[J].当代外语研究(2):40-48.
- 刘慈欣.2008a.三体[M].重庆:重庆出版社.
- 刘慈欣.2008b.三体2:黑暗森林[M].重庆:重庆出版社.
- 卢冬丽、邵宝.2021.《三体》在日本的生态适应——英日间接翻译与汉日直接翻译的交叠[J].中国翻译(6):95-102.
- 宋明炜、汪晓慧.2022.在“世界”中的中国科幻小说——科幻作为一种全球文类,及其成为世界文学的可能与问题[J].中国比较文学(2):81-100.
- 吴贇、何敏.2019.《三体》在美国的译介之旅:语境、主体与策略[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4-102.
- 杨枫.2021.知识翻译学宣言[J].当代外语研究(5):2,27.
- 杨枫.2022.知识翻译学:出发与抵达[J].当代外语研究(5):1-2.
- 杨枫.2023.知识翻译学论纲[J].当代外语研究(4):1-2.
- 张生祥.2022.基于知识翻译学的翻译研究与知识转化[J].当代外语研究(2):58-67.

(责任编辑 邓梦寒)

(下转 178 页)

findings suggest that in the game of diplomatic discourse, in order to construct an equivalent diplomatic discourse and political statu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better achieve diplomatic purpo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a dominant nation, China could increase the number of positive words and reduce the proportion of negative words in the English set of word embedding in translating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so as to build an equal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th equal positive and negative diplomatic discourses.

Key Words: the set of word embedding; diplomatic discourse; discourse inclination

(上接 157 页)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ranslator Styles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Three-Body Tri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knowletology, by JIN Shengxi & LI Haoyu.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knowletology, the paper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ranslator styles exhibited by Ken Liu and Joel Martinsen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ing and reconstructing local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knowledge. The study constructs a self-built corpus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Three-Body Problem* and *The Dark Forest* and employs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method combined with text close reading. It is found that both translators adhere to the general organizational form of knowledge typical to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ye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exist in terms of narrative concerns and informational elaboration in the two translation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these stylistic differences lies in their distinct translation philosophies; Ken Liu leans towards “cross-linguistic modu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dialogue in knowledge translation”, while Joel Martinsen is more inclined towards “translation as an intermediary for knowledge world-sharing”.

Key Words: Transknowletology; translator style;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The Three Body Trilogy*